

編後語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多數現今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此耳熟能詳。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在那所謂「震撼世界」的日子裏，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水兵向冬宮發出的，無非是幾發空彈。毫無疑問，震撼世界的當然並不是這幾發空彈，而是一股潮流。這股潮流湧入了中國，「走俄國人的路」，成為大批中國人的選擇和行動。事實最終證明，在這條路上，中國人險些跌入昏暗無盡的深淵。今天，沒有人再鼓吹「走俄國人的路」了；但是，在所謂「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際，以俄國為鏡，對於面臨改革困境的中國人來說，依然是意味深長的。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登了三篇文章。金雁的文章恐怕最具有震撼性。在她的筆下，俄國自「二月革命」以來，幾乎每隔一兩個月就發生一些突發事件，而「冬宮事件」不過是一次尋常兵變而已，奪權者和掌權者其實都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同志，兵變的目的在於以更快的速度推動「憲政」。而真正的「革命」發生在來年的一月（俄曆）。布爾什維克在自己組織的選舉中遭到慘敗後，竟然自食諾言，武力驅散了立憲會議，開啟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秦暉的文章描繪了本來在冬宮兵變之前已經實質掌權的孟什維克（即俄國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在與布爾什維克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節節敗退的歷史，這其中既有孟什維克自身意識形態內在的衝突、政治鬥爭策略中的失誤，以及國內外形勢的制約。

值得注意的是，金雁和秦暉的文章，絕非以說書人的身份，來滿足今人對於震撼性歷史事件的好奇心。金雁論及俄羅斯人今天對1917年的反思，同中國知識份子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具有平行性；而秦暉對孟什維克失敗的分析，回應了當今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民主實踐性的期待。「二十一世紀評論」中林精華的文章，則詳細記錄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對蘇俄革命的不求甚解和誤讀。

本期多篇文章均具有顛覆性。蕭知緯運用豐富的史料證明，日後在中國大陸官方史學中所謂的「左翼電影」，實際上是二十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褒獎的產物。劉小莉通過對《大地的女兒》中譯本的分析，解構了史沫特萊無產階級戰士的形象，還原了其女權主義者的本來面目。蓋博和楊伯澍則運用細緻的社會學分析，揭示了手機給人們的社會關係所帶來的顛覆性影響。

本期另一篇具有震撼性的文章，當屬金觀濤對現代性危機的反思。在他看來，現代性為三大支柱所支撐：工具理性、個人權利和民族國家。十九世紀第一次全球化對現代性的衝擊，表面原因是市場經濟力量的大幅擴張，其深層原因則在於民族主義的泛濫和權利自由主義的異化，但工具理性的主導性則未受到衝擊。然而，自二十世紀後期開始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不僅重新界定了民族認同和個人權利，而且開始動搖工具理性的主導性。人類發展的方向和意義何在？對這一問題的反應無力甚至淡漠，正是現代性目前所面臨的最為深重的危機。